



## 孔子之精神境界论

(2007-8-6 7:13:00)

作者：黄玉顺

转载于：<http://www.confuchina.com/>

夫”（《宪问》）。这是因为君子之仁者是君子的最高境界；未达到此等境界，可能只是君子之智者，或是君子之勇者。“未知，焉得仁？”（《公冶长》）未勇，亦焉得仁？所以君子之智者未必是仁者，但君子之仁者必定是智者。孔子有一番话，易致误解：“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朱子以为：“言君子所以为君子，以其仁也。”（《集注·里仁》）这就误解了孔子之意。孔子的意思并不是说君子必是仁者，而只是说君子而不仁，虽然还可以算一个君子，如智者，如勇者，但不足以“成名”。只有君子之仁者，才造次必于仁，颠沛必于仁。

为此，孔子对君子之仁者与智者和勇者进行了比较。（1）智者不如仁者。“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虽得之，必失之。”（《卫灵公》）智不如仁，这是显然的。“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”（《里仁》）一个“利”字，一个“安”字，这就深刻地揭示出智者与仁者的境界差别。智者只是“知之者”，知仁而求仁，却未到达“乐之者”的乐仁而安仁的境界。其要害，就在一个“利”字上：为仁而存功利之心，是意善而不是情美的境界。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；知者动，仁者静；知者乐，仁者寿。”（《雍也》）智者亦知仁、亦求仁，由知之而好之，由好之而乐之，几近仁者的境界。但智者毕竟还不是仁者，只能“利仁”，汲汲以求，故动，如水；而仁者能“安仁”，恬然自得，故静，如山。（2）勇者不如仁者。“骥，不称其力，称其德也。”（《宪问》）这里所讲的就是勇不如仁、力不如德的道理。《先进》有一段“吾与点”的著名故事，也是在讲勇于行不如安于仁的道理：“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。子曰：‘以吾一日长乎尔，毋吾以也。居则曰：‘不吾知也！’或如知尔，则何以哉？’子路率尔而对曰：‘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，由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’夫子哂之。‘求，尔何如？’对曰：‘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民足。如其礼乐，以俟君子。’‘赤，尔何如？’对曰：‘非曰能之，愿学焉。宗庙之事，如会同，端章甫，愿为小相焉。’‘点，尔何如？’鼓瑟希，铿尔，舍瑟而作，对曰：‘异乎三子者之撰。’子曰：‘何伤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’曰：‘莫（暮）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’夫子喟然叹曰：‘吾与点也！’”表面看来，几个学生的回答一个比一个谦逊、无所作为，故一个比一个更得孔子的赞许。其实，孔子在这里已分出境界的档次：由、求、赤，君子之勇者、有为者、好之者；点，君子之仁者、无为者、乐之者。

仁者已经由求真向善、而达到了一种审美的境界。这种境界之美，自然随时流露出来：“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。”朱注：“申申，其容舒也；夭夭，其色愉也。”（《集注·述而》引杨氏说）容舒色愉，是形容其静坐之时；至于行动之际，另是一番高妙：“君子之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。”（《里仁》）融贯从容，自然而然，无往不适，无所不乐，此等境界，孔子所谓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是也。这种境界，有极大的感染力：“君子之德，风；小人之德，草。草上之风，必偃。”（《颜渊》）

### 7. 圣智：圣人之智者

圣人也有智、勇、仁三种境界。圣人之智者，周公足当之。据《尚书·金縢》载，周公自称“多才多艺”。孔子说：“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”（《礼记·檀弓下》）这里所谓“文”，正是“智”方面的事情。圣人之智者必然如周公所言“多才多艺”。孔子也这样看：“大宰问于子贡曰：‘夫子圣者与？何其多能也？’子贡曰：‘固天纵之将圣，又多能也。’子闻之，曰：‘大宰知我乎？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。’牢曰：‘子云：‘吾不试，故艺。’”（《子罕》）大宰以孔子“多能”为圣者，即圣人之智者。这是圣人当中的起码境界，也是

孔子自己努力的目标：“甚矣，吾衰也！久矣，吾不复梦见周公！”（《述而》）可见圣智乃孔子所梦寐以求的修养境界。

但仅仅是多才多艺，仍不足以成为圣人，前面讲过，君子之智者也多才多艺。《子罕》有一段话，道出了圣智的特征：“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。有鄙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，我扣其两端，而竭焉。”这使人想起苏格拉底的“自知自己无知”和“精神助产术”，又使人想起老子的“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”。圣人之智不在于知“器”，而在于知“道”。用道家语言讲，圣人之智在知“道”，君子之智在知“德”；知德者一以通十，知道者一以通万。所以，小人之智少，君子之智多，至于圣人之智，则复归于寡矣。“子曰：‘赐也，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？’对曰：‘然。非与？’曰：‘非也。予一以贯之。’”（《卫灵公》）“子曰：‘参乎，吾道一以贯之。’参子曰：‘唯。’子出，门人问曰：‘何谓也？’参子曰：‘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’”（《里仁》）可见君子之智在多，圣人之智在一；多为末、为用，一为本、为体。曾子深知孔子圣智，而子贡却把孔子降低到了君子的水平。

颜渊的一番感叹，说的正是君子与圣人的境界之微妙差异：“颜渊喟然叹曰：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；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！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。欲罢不能，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尔，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！”（《子罕》）高坚前后，形容圣人之道高远微妙，“无穷尽，无方体”；博文约礼，是说孔子引之以圣人之智，诱之以圣人之仁。此境之难，孔子认为如颜渊者亦未达到：“圣人，吾不得而见之矣，得见君子者斯可矣。”（《述而》）

圣人多能还表现为知人。“（樊迟）问知，子曰：‘知人。’樊迟未达，子曰：‘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’樊迟退，见子夏，曰：‘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，子曰：‘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’何谓也？’子夏曰：‘富哉，言乎！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皋陶，不仁者远矣；汤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伊尹，不仁者远矣。’”（《颜渊》）可见所谓“知人”的本质，就是“知仁”。自己既为圣人，至少具有君子之仁者之仁，所以能知人之仁。

## 8. 圣勇：圣人之勇者

舜、禹、武王，无疑都是孔子心目中的圣人；但孔子对他们的品评，却意味深长。

前面说过，“勇”是关于意志行为的。孔子对禹的评价，正侧重于行为：“禹，吾无间然矣。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，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。禹，吾无间然矣！”（《泰伯》）孔子认为，禹作为圣人，在行为方面无可指责。这就是圣人之勇者，因为他是由君子之仁者升华而成，故以行仁为宗。

由此，孔子对舜和武王进行了比较：“子谓《韶》：‘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’谓《武》：‘尽美也，未尽善也。’”（《八佾》）《韶》为舜之乐，《武》为武王之乐。朱注：“美者，声容之盛；善者，美之实也”；“舜之德，性之也，又以揖让而有天下；武王之德，反之也，又以征诛而得天下。”（《集注》）可见武王华而不实（有美之华，无美之实之善），乃圣人之勇武者，非圣人之仁德者；乃圣人之意欲者，非圣人之性情者。

进一步看，武王究竟算圣人之勇者，还是算君子之勇者，也还颇成问题。其一，君子之勇者不必是君子之仁者，而圣人之勇者则必已是君子之仁者。孔子对舜之仁，是极为推崇的，对舜之《韶》，也是极为赞赏的：“子在齐闻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‘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！’”（《述而》）而对武王之仁与否，则语焉不详。其二，圣人之圣勇与君子之大勇，有境界的差别：君子有为，圣人无为。“无为而治者，其舜也与！夫何为哉？恭己、正南面而已矣。”（《卫灵公》）后来《易传》讲“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”，也是这个意思。此等境界，远不是武王所达到了的。当然，这种无为与道家的无为是根本不同的：道家以无为而独全其身，儒家以无为而兼济群生。

## 9. 圣德：圣人之仁者

《宪问》有一段对话，是专讲从君子到圣人的过渡的：“子路问君子，子曰：‘修己以敬。’曰：‘如斯而已’

乎？’曰：‘修己以安人。’曰：‘如斯而已乎？’曰：‘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尧、舜其犹病诸？！’”其中，“修己”为本，能“安人”可谓君子，能“安百姓”则庶乎圣人了。这里有一个量的差别：“安人”只是安一些人，这只是君子之仁者；“安百姓”则是安天下，已经是圣人之仁者了。对此，孔子是有明确阐述的：“子贡曰：‘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仁乎？’子曰：‘何事（止）于仁？必也圣乎！尧舜其犹病诸！’”（《雍也》）所谓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，也就是“安百姓”。子贡问这算不算得上君子之仁者，孔子认为岂止如此，简直就是圣人之仁者了。这是最高的精神境界，孔子认为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人，也未必确信自己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。[4] 可见，圣德的重要内容就是博施兼济。

在孔子看来，圣德是一种崇高博大的审美境界：“巍巍乎，舜禹之有天下也！而不与焉。”“大哉，尧之为君也！巍巍乎，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！荡荡乎，民无能名焉！巍巍乎，其有成功也！焕焕乎，其有文章！”（《泰伯》）显然，孔子是从审美的高度来把握圣人之圣德的。

注释：

[1] 这种分类在孔子那里还不够成熟，因为，孔子有时以个体人格修养为划分标准，有时却仍传统地以社会地位为划分标准。

[2] “知”读为“智”。

[3] 此为《论语》篇目，下同。

[4] 《集注》：“病，心有所不足也。”。

[\[第 1 页\]](#)

[\[第 2 页\]](#)

[\[第 3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